

象棋与人际：乡村中老年趣缘群体的人类学研究

——基于滇中地区 J 县的分析研究

李建东

摘要：象棋作为乡村社区中老年趣缘群体凝聚的核心要素，对其人际网络关系的构建发挥着纽带作用。本文基于滇中地区 J 县的参与观察，分析象棋趣缘群体生成的文化背景主要是基于城乡文化条件差异、性别兴趣区分与象棋自身特质等要素，并通过分析围绕象棋为中心的趣缘群体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象棋与棋局的象征意义表明象棋在中老年趣缘群体中的重要地位。结合乡村振兴的文化背景，对象棋文化的延续提出思考与建议，阐明象棋与乡村中老年趣缘群体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象棋；中老年；兴趣；乡村社区；人际网络

在乡村社区不同年龄群体的研究中，中老年群体的生活需求和情感述求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关注的重点，也是提高中老年群体生命质量的核心要素。回望历史长河，曾有东晋诗人陶渊明描绘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超脱世俗的中老年生活；亦有北宋词人叶梦得写下“老去情怀，犹作天涯想，空惆怅”力不从心的老年感叹。立足当下社会，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①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美好老年生活向往已成为当下乡村老年群体的期盼。

其中，“老有所乐”是实现乡村老年群体美好生活的重要情感支柱，而趣缘群体是乡村老年兴趣爱好分门别类的集中体现。所谓“趣缘群体”，是指不同的

人们因为某项共同的兴趣爱好而结合形成的社会群体。在闲暇文化生活日趋丰富的今天，广场舞、麻将等成为乡村社区中老年群体尤其是女性群体的主要娱乐休闲活动方式。而对于乡村社区里的男性中老年群体来说，象棋俨然成为其休闲娱乐与人际关系网络构建的主要媒介。本文将围绕滇中J县的乡村中老年象棋趣缘群体进行展开，通过对J县部分社区的象棋趣缘群体分析研究，描绘乡村社会中象棋作为文化互动符号，如何将中老年群体间构建起社会人际网络。此外，立足于乡村振兴的背景，对乡村社区象棋文化延续与乡村养老模式给予思考和建议。

一、乐在“棋”中：象棋趣缘群体的文化生成背景

在人类学的研究中，对于“物”的相关研究典范颇多。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展现了“库拉圈”对特罗布里恩岛上的居民的重要性，核心问题是他们如何实现与其他岛屿的交换关系。^②象棋从“物”的角度层面来看，其凝结的是中老年群体的兴趣投射。作为中老年趣缘群体的生成核心，象棋在其中具有重要意义。而综合滇中J县部分社区的分析，象棋趣缘群体的生成具有其自身的文化背景，中老年群体之所以能乐在“棋”中，与其文化生成背景具有直接联系。

首先，在文娱项目相对匮乏的乡村社区，象棋成为中老年群体兴趣目光集中的主要项目之一。在多数城市社区，诸如老年大学、社区活动等都会为中老年群体提供丰富的文娱活动。不同门类的文娱活动应接不暇，中老年群体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文娱活动。此外，在一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相对完善的地区，不同的文体项目能有指导教师对其进行针对性的指导，能够更加有效地提高中老年群体的各项技能。然而，对于乡村社区来说，虽然养老项目逐步推进，但可供中老年群体选择的文娱项目屈指可数，活动项目相对匮乏，而中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

也就集中在诸如广场舞、麻将、象棋和书法等常规项目上。因此，一定程度上看，象棋成为乡村社区中老年群体，尤其是男性中老年群体的主要文娱项目，是乡村社区相对匮乏的文化项目背景下的一种“必然”。

其次，不同性别的趣缘群体也呈现出分化趋势，而象棋本身较强的逻辑思维更加吸引男性中老年群体的参与。在滇中 J 县的多个象棋活动场所，鲜有女性的身影，而极个别女性围观者也多为下棋者的妻子，等待其结束棋局一起回家。因象棋自身的棋类属性，象棋的中老年趣缘群体也以男性为主体。象棋爱好者 YK（J 县 L 街道人，男，58 岁）说：“我家媳妇天天傍晚去广场跳健身操，全部是女的，我还是喜欢干（玩）象棋，跳健身操是她们的爱好。”

再次，象棋本身充满的趣味性和竞争性也成为凝聚趣缘群体的主要特质。在参与观察中，笔者发现，在乡村社区的棋局中往往与象棋比赛中的“观棋不语真君子”的情景不同，处于棋局双方外的观棋者相互之间的话语交锋使棋局更具趣味性和话题性，而身处这一场域中的每个人都成为棋局中的互动个体，使棋局充满活力。不同于广场舞、电影电视等休闲娱乐方式，象棋本身的竞争属性也成为吸引男性中老年群体的主要特质。象棋局势的瞬息万变，也成为其主要的吸引特质之一。正如象棋爱好者 WY（J 县 D 镇人，男，50 岁）所说的那样：“现在年轻人都喜欢玩手机网络游戏，像我儿子组队打赢比赛就特别开心的发朋友圈，而我们这群老乖（老头子）还是喜欢干（玩）象棋，赢了整天都开心。”

二、人来“棋”往：老年象棋爱好者的的人际关系网络

在人类学的研究中，通过“物”的联结、交换或流动来构建人际关系网络的案例较为丰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象棋作为联结之“物”，构建了乡村老年象棋爱好者的的人际关系网络，成为象棋趣缘群体扩展人际交往圈的重要途径。

以“棋”会友，以象棋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美国人类学家霍尔曾用八种

距离来看待人际关系的亲疏，而处于棋局这一场域中的人们无疑处在个体距离——稍近型（0.75-1.2 米）这个层次中。而正是在个体距离这个层次中，人们能够近距离展开对话，并结识新的棋友。通过棋局中的话语开展，围观者之间的交流，除了让彼此之间熟知各自的棋技外，更重要的是了解了彼此之间性格特征，由此延伸棋友之外的关系，成为生活中的朋友。

以“棋”筑网，以象棋构建社区人际关系网络。乡村社区的中老年群体通过象棋的联结形成趣缘社会关系网络，进而扩展并影响到社区每个个体的人际交往与社会认知。棋友们通过象棋这一兴趣项目来结识新朋友的同时，一幅巨大的乡村社区的人际关系网络被重新整合和建构。LRG（J县Y镇人，男，49岁）在访谈中提到：“我们村子爱打象棋的不多，因此我赶街的时候会去镇上与他们打两把，也认识了许多其他村子的朋友，有时候他们也会来我们村子玩。”

借“棋”议事，以棋局作为人际交流的平台。人类学研究中强调“文化亲密论”，而象棋也成为中老年趣缘群体文化亲密的核心文化要素。同时，围绕棋局展开的除了对于棋局本身的交流，更是社区内家常里短、国家时事政治等内容的交流。相比女性对于家常里短的关注度，棋局中的男性中老年群体更主要关注的是国家的时事政治、社区内外的大小新闻以及体育赛事中的最新进展。在参与观察中，J县的多个社区中的观棋者谈到了社区内外的教育资源、国家新制定的垃圾分类措施等热点话题，棋局不再是棋技的比拼和交流的场域，而已延展成为内容更为广阔的中老年群体认知、交流与互动的平台。

三、“棋”如人生：象棋对于老年爱好者的符号意义

象棋作为中老年趣缘群体凝结的核心，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人类学家特纳在《象征之林》一书中，对恩登布人的象征体系以及其仪式中的阈限阶段进行

了细致的分析和描述。^③而象棋对于乡村社区中的老年爱好者来说，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而棋局作为特定的场域，除被看作是娱乐活动的过程，更是棋规具体呈现的过程。作为中老年趣缘群体的象征符号，象棋蕴含了深刻的文化意义。此外在棋局中的较量双方与观棋者的身份转换，也实现了棋局从一个状态转入另一个状态，棋局中的话语权力实现了更迭。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基于 J 县部分社区的棋局的参与观察，笔者提出以下三个象征之意：

象征意义之一：中老年群体对象棋的情感寄托。乡村社区里的中老年象棋爱好者，其群体的组成主要是单位退休的职工、街道上开店的个体户以及周边村子的居民。他们中的大部分相对拥有足够休闲时间，而象棋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情感支柱。象棋爱好者 LZH（J 县 D 镇人，男，52 岁），在访谈中，他说到：“其实玩象棋主要一方面是自己喜爱，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消磨时间，（我）开店铺人流量主要是上午，下午也没什么人，玩把象棋也消遣消遣。”在参与观察中，笔者发现在晚饭时间，下棋者 LZH 的家人无论怎么喊，他都无动于衷，全心只注意到棋局的变化，也因此引发了下棋者与家人的争吵，家人责怪其太过痴迷象棋。总体来看，象棋对于趣缘群体不仅仅是兴趣的投射，更是情感的倾注。

象征意义之二：棋技的比拼与话语权力的构建。正所谓“棋逢敌手着相宜”，棋局中既有棋艺的比拼，也有场域话语权力的构建。在参与观察中，笔者发现多个棋局都有不同的话语规则，但仍有不少共同之处。首先，对于同样的两位对弈者，上盘的输家在下盘中有优先动棋的权力。这是为了避免优胜者占据所有优势，维持棋局公平的合理措施。其次，对于围观者想要加入棋局，一般需输家让位，新的对弈者参与到棋局之中。但如遇上局较为精彩的棋局，围观者会喝彩让对弈者再来一局，以满足大家的兴致。再次，对于对弈者下错棋而想悔棋时，围观者

一般都秉承“落地粘灰”的原则（意为不能悔棋），制止对弈者悔棋。从J县多场棋局的共同点来看，赢家和围观者往往把握住棋局中的话语主导权，赢家往往能在棋局中继续娱乐，而围观者对棋局规则的维持起着监督者的作用。在棋局这个场域中，不同的角色掌握着棋局的话语，推动着棋局的更迭轮替。

象征意义之三：公共空间内中老年文化的群体认同。乡村社区中的中老年象棋趣缘群体有着其独特的下棋风格，而公共空间中也逐步形成了以中老年为代表的群体文化认同。从活动场域来看，中老年象棋爱好者主要集中于文化广场附近、乡镇街道的主要商铺集中区以及林荫较为密集的马路边。与麻将、扑克等活动场所不同的是，象棋多集中于室外，上述区域成为象棋爱好者集中的公共空间。而从下棋的风格来看，不同于年轻象棋爱好者“快刀斩乱麻”的棋风，中老年象棋爱好者以更加悠闲、深思熟虑的风格来动每一步棋，而虽动作慢，仍不会被对手或是观棋者所催促。这种怡然自得、闲适自如的下棋风格，正是乡村社区中老年象棋爱好者的文化特质。

四、“棋”之蕴意：乡村振兴与象棋民俗文化的延续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农村文化建设不断推进，乡村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象棋也是重要的乡村民俗文化的构成要素。乡村社区内的中老年象棋趣缘群体，对象棋文化的传承与延续起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象棋在中老年趣缘群体中为其构筑了人际交流网络，是重要的交流媒介。

然而，随着城市化社会的推进与自媒体网络时代的到来，冲击着乡村社区的秩序与结构，民俗文化也因此逐渐变迁与消逝。在乡村社区中的中老年象棋爱好者中，仍保留着对象棋的执着与热爱。而对于乡村社区中的年轻人来说，传统象棋已不再是他们这个时代的标志，取而代之的是风靡的网络游戏，象棋文化在乡

村社区中的传承与保护面临着断层的问题。此外，乡村社区象棋的趣缘群体更多是自发的形成的，而乡村社区中的老年文化活动室等公共文化场所未能得到很好的利用，象棋等竞技类比赛相对较少，文娱活动相对匮乏。结合乡村振兴的背景，综合实地调研的情况，笔者提出如下思考与建议：

1.丰富乡村社区的文化活动，创设象棋趣缘群体的活动空间。乡村社区中的文化活动室应充分发挥其空间和功能，利用公共空间给予中老年象棋趣缘群体更好的交流平台。村内的团支部、文艺团队与老年协会，应发挥其组织的功能，开展丰富多样的乡村社区活动，益智健体，推进农村养老事业的发展。定期增设棋牌活动，鼓励中老年群体积极参与，树立健康向上的棋牌娱乐观，避免其演变成赌博的工具，污染乡村的风气。

2.发挥中老年象棋趣缘群体的力量，激发年轻人对象棋的热情与兴趣。在乡村的中老年群体中，象棋的欢迎程度很高，而对于青少年来说，网络游戏占据了他们的时间和心灵，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棋艺书画不感兴趣。乡村社区可利用寒暑假，开展象棋、围棋与书法绘画等入门公益班，邀请中老年趣缘群体对其开展教学，潜移默化，培养乡村社区内青少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另一方面，中老年象棋趣缘群体也发挥了自身的价值，为社区的凝聚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挥了内在的功能，促进了象棋文化的延续与传承。

3.构建象棋趣缘群体人际网络，营造和谐共融的乡村社区风貌。象棋从本质上来说是文娱项目，但其文化延续的关键因素还是在于“人”。象棋文化的延续依赖于趣缘群体对其兴趣的持续，而象棋也成为中老年趣缘群体人际网络的核心纽带。象棋文化的延续，实质是乡村社区中老年群体人际网络的扩展，也正是乡村社区和谐共融的中老年人际交流的缩影。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象棋不仅是中

老年趣缘群体的精神寄托，更是中老年趣缘群体的交流平台。

象棋与人际，反映出“物”在人类社会中的文化功能。围绕象棋这一要素，我们展开的是乡村中老年社会人际网络背后的逻辑与脉络，解析象棋对于老年趣缘群体的符号象征意义。总的来说，通过“深描”乡村象棋文化的独特内涵，展现乡村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世界，呈现出属于乡村社区中老年人际网络的图景。

参考文献

-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 ②[英]马林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梁永佳、李绍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 ③[英]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M].赵玉燕、欧阳敏、徐洪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